

《攝影美學—遺失與留存》

結語

張美陵.導讀

美學

根基

— 攝影是對真實的質詢。

— 對於超驗容體的思考，能夠讓我們從對不可攝客體的尋找，轉移到對攝影現象的尋找上，並因此讓攝影進入某種自由之中。

— 對於攝影客體的不可捕捉，甚至成為攝影這項藝術實踐的可能性條件，以及未來任何一種美學的必要根基之一。正如攝影藝術無法確保一種不可能的“此曾在”，它必須探索並開發不可回避的“此曾被摹擬”。攝影呈現了三種分區美學的可能性——“編排式”美學、“虛構”美學以及“想象中的指示物”美學。它們肯定了对“攝影報道”“肖像”“印迹”以及“檔案”的“揚棄”(Aufhebung)的合法性。

— 攝影性的特征在於，不可逆與未完結的令人出乎意料且獨一無二的聯結。

作品

— 攝影作品的創作過程，理解無藝術向藝術的過渡如何以及為何是攝影的一項特性。

— 某些攝影師如何且為何构建一種批判性的作品——對現實的批判，對現實表象的批判，以及對普通意義上的攝影與藝術的批判。

— “同時性”美學：能夠顧及、思考並體會在每件作品中均以獨一無二的方式而存在的張力：體現在攝影客體與攝影結果之間、攝影實在與攝影材料之間、過去與將來之間、別處與此處、質料與形式、真實與想象、存在的謎題與圖像的謎題、世界的圖像與圖像的世界、世界與藝術、不可道與未完結、遺失與留存之間的張力。

— 我們既不能以為攝影向我們重新交付了攝影客體，又不能假裝攝影不拍攝任何物。在前一種情形中，我們處於寫實主義的虛幻中，在後一種情形中，我們掩蓋了攝影性。

藝術

— 對攝影藝術的研究，也應該根據它與其他藝術的關係——共同創作、轉移、參照以及記錄的關係。

— 攝影整體表現為處於當代藝術的核心位置，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攝影便是其核心本身，因為“記錄美學”表明，攝影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 摄影不仅是艺术作品以自称为艺术活动的复制手段，同时，借此契机，摄影自身亦能成为艺术作品“以及/或”艺术活动。
- “艺术的二次方美学”：作为绝佳记录手段的摄影所扮演的艺术记录的三重角色：首先，艺术作品的投影让想象的博物馆以及虚构艺术变得可能；其次，它让当代艺术的某些重要方面得以永恒，并对它们发挥著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当它将自身视作对象之时，意即当它成为摄影的摄影之时，它不仅完全实现构成摄影的未完结维度，有时还创造出一些重要的作品，并总在强化着一切艺术均有的重要维度：即自反性、质询以及批判的能力。
- 它不仅对自身进行质询，还向我们诠释艺术与图像。创作若没有质询、自反性与思考，它将不复存在。摄影作品即是证据。摄影普遍美学的任务便在于接纳、讚美并思考这些作品。
- 摄影能够，且必须首先是图像，而非符号；是具有想象力的创作者之主体，而非具有复制性的想象力之客体；是对于艺术的一次至关重要的契机而非一种技术工具。

摄影

- 一张照片不是一份证据，而是不可辨识、不可摄的客体，以及同样不可辨识的摄影主体和摄影器材的痕迹。客体之谜与主体之谜的联结。
- 如果说，照片标示了它们的实在，它们的性质则是不可识，它们的真实则是不可视的。照片的展示，将照片从摄影性转移至元摄影，属于未完结的展示工作。
- 当代摄影能够与其他照片这其他艺术作品进行自反性的批评与创造者式的对话：它因此能够与其他造型艺术相互连接起来。
- 摄影不再是与其他材料无异的材料，摄影认识到在与其他艺术的关系中，自身的特性以及价值。
- 通过实现并理解众多的可能性，让它们变得真实且在场，摄影不仅保持了完整的自己，也全然地向非它自身之物保持著开放。摄影的哲学只能是辩证式的，它的美学只能是“同时性”的美学。

要點

- 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是生命、思想以及艺术的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
- 人是通过语言、再现与媒介而存在。他与作品从来不是处于即时的、无历史性的关系之中。